

5 第十六混成旅

一九一四年，在陝西圍剿白朗的官軍除陸建章的第七師外，還有第二師、第三師、第八師、趙倜的毅軍及陝西的地方軍隊，近十萬人，而白部僅萬餘人。但白部避實就虛、飄忽不定，以致於雙方很少有實質性的接觸，更談不上決戰。

先是，白朗聞北洋軍大舉入陝，乃於五月三日轉進甘肅，直至天水以西，進據洮、岷。馮玉祥奉命馳赴甘肅進剿。出發前，馮令何乃中率第二十八團一、二兩營（宋哲元在第一營）在子午鎮設伏，切斷白朗回豫的退路；本人率一個混成團赴甘肅追剿，該混成團由第二十七團（包括韓復榘在內的「二十鎮」及「老二營」袍澤多在此團）及一個炮兵連、一個機關槍連組成。其中炮兵連是由王占元第二師撥來，連長張起士（字建侯，安徽阜陽人，北洋陸軍速成武備學堂第三班

炮科畢業，與蔣鴻遇、李樹春等為同班同學），孫連仲是該連一位班長；機關槍連由第三師撥來，連長吳家瑞（字福堂），排長韓多峰（字秀岩）。馮部從此才有了重武器。

孫連仲（一八九三—一九九〇），字仿魯，直隸雄縣人，一九一二年任北洋陸軍第二鎮第十三協第十二標第三營補兵，先後擔任傳令兵、崗兵、勤務兵、炮兵班長。孫身材高大偉岸，為人忠厚篤實，日後成為西北軍北伐時期四大名將「韓、石、二孫」（韓復榘、石友三、孫良誠、孫連仲）之一。韓復榘與孫連仲私人關係極好，在西北軍中人盡皆知。一九三八年初，韓歿於武昌，出殯之日，孫全副戎裝，前往靈前鞠躬致祭，並親自護送韓的靈柩至其部駐地雞公山安葬。人世間所謂「生死之交」，當不過如此吧！

韓多峰（一八八八—一九八七），字秀岩，山東省東平縣人，早年闖關東，適值清新軍第三鎮招兵，用韓自己的話說是「聯想到日本水手欺侮我們的樣子」（韓「自傳」），遂報名參軍。一九二一年，清新軍第二十鎮部分官兵回應武昌首義，在灤州舉事。時任機槍長的韓多峰隨第三鎮第十二標前往雷莊車站彈壓（韓在「自傳」中說，他當時未向義軍開槍，還因此受到處分）。一九一四年，馮玉祥第十四旅駐蹕陝西西安，韓多峰從第三師被調撥到馮旅，任機關槍連排長。

馮玉祥率混成團從西安出發，經咸陽、乾縣、長武、彬縣，一路追去，將至涇川，忽接剿匪督署十萬火急電，著馮團星夜回援長安。蓋白朗入川受阻，復由隴南折回寶雞，欲突襲西安。馮以救兵如救火，立即率部回援，晝夜兼程，三日兩夜而抵西安。時值盛夏，烈日當空，官兵身負

數十斤武器和給養，日行軍二百餘里，個個揮汗如雨，其艱苦行狀，可想而知。此次馮部行軍路線，正是十三年後韓復榘軍援陝之途徑。

待馮部將到西安時，白朗又轉向子午口、欲出子午谷，折回河南。其時馮旅第二十八團一、二兩營早已在子午鎮設伏，以逸待勞，重創白部。白率殘部出子午谷，經荊紫關，返回河南，旋因士卒戀土，紛紛歸鄉而幾不成軍。七月三日，白朗僅攜數十人回寶豐老家，最終在虎狼嶺三山寨被當地鄉勇包圍。八月五日，白朗在突圍中負傷身死。

第十四旅駐蹕西安期間，又有幾位新兵加入了這個團體，他們是聞承烈、葛運（雲）隆、賈玉璋、王治邦和孫玉田（孫良誠堂弟），其中聞承烈後來成為西北軍「十三太保」之一。

聞承烈（一八八九—一九七六），字撲庭，山東威海人，嗣後歷任西北軍輜重營長、輜重團長、國民聯軍、第二集團軍及馮治安第三十三集團軍兵站總監。聞之所以長期擔任兵站總監（相當總後勤部長），是因為他在西北軍中有為官清廉、兩袖清風的好名聲。聞是韓復榘的摯友之一，因此韓脫離西北軍後，馮玉祥一直派聞與韓聯繫。中原大戰結束，西北軍解體，時任山東省政府主席的韓復榘邀聞赴魯，任濟南市市長。有人竟說，韓在發動「甘棠東進」時，曾要加害於聞，實在是太不瞭解韓、聞之間的關係了。

葛運隆（一八九二—一九六五），字際盛，江蘇省泗陽縣人，保定陸軍軍官軍校第一期肄業，其後成為西北軍著名師長。

在與白朗周旋的過程中，馮玉祥深感自己所帶的隊伍人員複雜，良莠不齊，尤其是團、營、連三級幹部，用起來大多不能得心應手，於是便痛下決心從連以下官佐目兵抓起，培養一批軍事素質高，又絕對以馮馬首是瞻的青年軍官，為將來建立一支所向無敵的馮家軍而儲備人才。一九一四年夏，馮決定建立一個模範連，下轄三個排，計一百三十人，以副官長李鳴鐘為連長，從目兵到排長全部由當年「二十鎮」和「老二營」的弟兄中選拔產生，以韓復榘、過之綱、宋西翰分任第一、二、三排排長；以石友三、葛金章、孫連仲、席液池等為頭目；以田金凱、馮治安、吉鴻昌、曹福林、韓德元、聞承烈、梁冠英、孫玉田、王治邦等為士兵。另以宋子揚、何乃中、蔣鴻遇、劉郁芬、吳樹榮等為教官。學習科目除基本教練、體操、拳擊、劈刀外，還有戰術原則和應用戰術等。

第一期模範連為期不到兩年，取得突出成效。當部隊離開四川，回到直隸廊坊時，該連學兵已陸續分配到各連、排，擔任下級軍官，以後大多成長為西北軍高級將領。韓復榘在敘府之役後，調離模範連，擔任連長。

第一期模範連為馮軍培養出兩代最優秀的戰地指揮官（以韓復榘石友三、孫連仲、席液池、葛金章、過之綱等為代表之第二代將領；以馮治安、梁冠英、吉鴻昌、田金凱、曹福林等為代表之第三代將領），作為連長的李鳴鐘功不可沒。凡第一期模範連出來的西北軍人，以後無論官居何職，皆視李為最尊敬的老長官而優禮有加。韓復榘主魯期間，李一度賦閒，然每路過濟南，抑

或山東任何一個地區，當地駐軍最高長官必親率儀仗隊及軍樂隊，以最隆重的規格迎送。

第一期模範連結束後，一九一六年，馮玉祥又在直隸廊坊開辦第二期模範連，韓占元、劉郁芬、李忻先後任該連連長；一九一八年，在湖南常德辦第三期模範連，石友三、程希賢、劉玉山、李兆坤先後任該連連長；一九二一年，在河南信陽辦第四期，但是時已易名為「學兵大隊」，馮治安（兼大隊長）、張自忠分任第一、第二連連長。馮督陝時，學兵大隊改編為督署衛隊團第三營，張自忠任營長，魯崇義、汪益靜分任第一、第二連連長。以上四期，共訓練六七百名幹部，以後西北軍高中級軍官把部是由這些人中逐步提拔起來的。

無獨有偶，同年十月二十三日，袁世凱也在北京建立模範團，自兼團長。

由於陸建章身為「揚威將軍」，不能再兼第七師師長，一九一四年九月十八日，第七師建制被取消，第十三旅及第十四旅分別擴編為第十五混成旅及第十六混成旅，賈德耀任第十五混成旅中將旅長，馮玉祥任第十六混成旅中將旅長。

第十六混成旅轄步兵二團、騎兵一營、炮兵一營、機關槍一連，全旅兵力五千至六千人。山炮（日造退架式山炮）十八門、機關槍（日造霍爾吉斯正八式氣壓重機槍）六挺。

混成旅在清末只是一個戰時的軍隊編組，並非常設單位。進入民國後，混成旅除仍具有戰時臨時編組的意義外，在多數情況下，已成為一個常設單位。混成旅係多兵種組成，具備戰鬥、戰鬥支援和戰鬥勤務支援全方面功能，可以獨立承擔作戰任務。

第十六混成旅直隸中央陸軍部，是一支相對獨立的軍事、政治集團，從不甘居人下的馮玉祥，終於有了一個可以施展其抱負的堅實平臺。十九世紀二、三〇年代，雄踞中國北方的西北軍，即根植於第十六混成旅。

第十六混成旅

旅長 馮玉祥

參謀長 宋子揚（後易邱山寧）

秘書長 薛篤弼

副官長 李鳴鐘

參謀官 邱山寧（中校）、蔣鴻遇（少校）、劉郁芬（上尉）

吳樹榮（上尉，教育參謀）

第一團

團長 楊桂堂

第一營

營長 鄒心鏡

第二營

營長 趙觀江（後易杜占鰲）

營副 張維璽

第三營

營長 孫振海（後易李鳴鐘）

第二團

團長 何乃中

第一營

營長 陳正義（後易宋哲元）

營副 宋哲元

第二營 營長 董世祿

第三營 營長 王興綱（後易楊紹緒）

騎兵營 營長 劉信義

炮兵營 營長 楊某（後易宋子揚）

連長 張起士、趙多興

機關槍連 連長 吳家瑞（後易李治富）

姜琬任一團三營連長；馮安邦任連附；過之綱任一團一營四連排長（旋升任二營八連連長）；谷良友任一團一營四連二排排長；劉汝明任一團三營十連排長（旋升十連連長）。

佟麟閣任一團三營十二連排長；孫連仲任炮兵營一連一排排長；韓多峰任機關槍連二排排長；孫良誠、韓占元、席液池、許驤雲、馬式彬等亦任排長；葛運隆任見習排長。

韓復榘任步一團（團長楊桂堂）第二營（營長杜占鼈）第七連（連長劉某）排長，十一月補授陸軍步兵少尉。

石友三、葛金章（一團一營一連班長）、席液池、李團沙等任班長。

一九一二年任直隸招募的程希賢、馮治安、曹福林、安樹德等及一九一三年在河南招募的吉

鴻昌、梁冠英、李漢章等仍為士兵。谷良民充馮玉祥之傳令兵；過之翰充炮兵營第三連正兵；趙登禹充一團三營十二連副兵。

第十六混成旅成立之初，排級以上軍官計一百七十三人，大部為段祺瑞、陸建章的舊部，屬於馮玉祥自己圈子裡的只有十八人，不足十分之一，且大部集中在第一團。對於這種狀況，馮當然不能容忍，在以後的幾年裡，逐漸改變第十六混成旅的人事結構，至駐軍常德時，終於孕育出一支「血統純正」的馮家軍。

第十六混成旅成立前後，有一位從山西應聘來的文職人員擔任旅部秘書長兼軍法處長，此公即後來在西北軍穩坐文官第一把交椅的薛篤弼。

薛篤弼（一八八九—一九七三），字子良，山西省解縣人，一九一一年畢業於山西法政學校，投身辛亥革命，一九一三年任臨汾縣法院審判廳廳長。薛在馮集團內擔任過省長、財政委員會委員長；在北京政府擔任過司法部長、代理國務院秘書長；在南京政府擔任過衛生部長、水利部長。

馮玉祥在接到改編第十六混成旅命令的同時，也接到了開赴漢中的命令。蓋四川督軍胡景翼所部一旅嘩變，馮旅奉調陝南，以資鎮懾。實際上，陸建章的真實目的無非是乘機把自己的勢力範圍延伸到陝南。

前任陝督張鳳翔離陝後，還在陝南和陝北留下兩支陝軍，分別由老革命黨人張鈺及張雲山率

領，張鈞任陝軍第二師師長兼陝南鎮守使，張雲山任陝軍第一師師長兼陝北鎮守使。

一九一四年九月下旬，馮玉祥率領由第一團及炮兵營、機關槍連、模範連組成的混成團首先離開西安，向陝南開進，先西行至鳳翔（寶雞），再翻過秦嶺至漢中。

時值雨季，西安以西道路泥濘難走，部隊在高粱地中穿行，在渭堡乘一種方頭平底、無舵無篷的古老木船渡過渭河，此即所謂「咸陽古渡」，關中八景之一也。登岸，即咸陽縣城，秦始皇舊都。部隊繼續西行，途經綿延八十里的五陵原，在一片黃褐色的丘陵上，散布秦、漢、唐歷代王陵，天高地闊，別有一番景致。至興平縣，過馬嵬坡，楊貴妃墓在道右，一隴僅存，有祠蕭然。部隊再向西進，經武功、扶風、岐山，至底店鎮，再渡渭水到鳳翔，一路皆沃野千里，遙望可見太白山上積雪。鳳翔古稱「陳倉」，俗謂「西府」，係周、秦王朝發祥地，一九四一年，西府府治方由鳳翔遷至今日之寶雞市。

部隊過了鳳翔，便告別「八百里秦川」，向南翻越秦嶺，前往漢中。

從關中去往漢中之秦嶺古道，東有子午道（白朗即由此南遁），中有褒斜道，西有陳倉道，其中褒斜道與陳倉道最為著名。陳倉道走秦嶺西端之嘉陵江河谷，山勢平緩，但迂迴遙遠；褒斜道需翻越秦嶺，進斜河、褒河河谷，路途較近，但山勢陡峭，道路險要，「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就是楚漢相爭之際，發生在這兩條古道上的著名戰例。馮旅選擇的是先走陳倉道，再插入褒斜道。

部隊出鳳翔，過益門鎮，入棧道，溯清江河，臨危岸而行，一路羊腸，至大散關，山益峻，路益險，下則激流奔湧，右邊懸崖絕壁上有「古大散關」四字刻石。三國時期，諸葛亮伐魏，即率師出大散關，圍陳倉（今寶雞）。過大散關，越大散嶺，一路下行，經黃牛鋪、紅花鋪、石門關至古鳳州，陳倉古道即由此向東。部隊過鳳州，至鳳縣，再沿盤山路翻越鳳嶺（酒奠梁），山路陡峭崎嶇，至巔，有鳳嶺關，上書「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入夜，官兵於嶺上支帳篷住宿，奇冷難當。過鳳嶺，道左有碑，題「對面古陳倉道」六字。下阪不遠再越柴關嶺，即進入留壩地界，遙望紫柏山，修竹掩映，綠柏滴翠，儼然已是江南景色。

紫柏山下，大路邊有留侯祠，俗謂張良廟，傳為張良隱居避谷之地，馮部官兵路過皆進入瞻仰，馮玉祥撰刻一楹聯以舒胸懷：「豪傑今安在，看青山不老，紫柏長芳，想那志士忠臣，千古猶留憑弔所；神山古來稀，設黃石重逢，赤松再遇，得此洞天福地，一生願作逍遙遊。」

部隊過留侯鎮，繼續向東南行進，過武關驛，進入褒河河谷，踏上當年韓信「明修棧道」的褒斜道，經馬道驛（傳為蕭何月下追韓信處，道邊碑曰「寒溪夜漲」）、青橋驛、褒姒鋪（傳「烽火戲諸侯」之美女褒姒生於此）、將軍鋪，過石門（在石門外幽谷深處有「袞雪」二字摩崖，傳為曹操唯一傳世手跡），盤嶠岫石徑，繞褒水澗流，蛇行一線，盤旋七回，蹬上七盤嶺，巔有雞頭關。七盤嶺下為飛流奔瀉的褒河，歷史上的「褒斜棧道」即在雞頭關下，沿褒河經石門而過，此處為褒斜道上最艱險之路段。當年李白往來秦蜀，就是在走過這段險途時，寫出「蜀道難，難

於上青天」的千古絕唱！馮玉祥在自傳《我的生活》中寫到：「過留壩前行，就是漢高祖入漢中後焚燒的棧道。今此道已無，行旅都改走雞頭關，路極高峻難行。一面高臨絕壁，一面下臨深溝，從留壩到褒城盡多這種險道。沿途菸山萬重，壑水急流，真是說不盡的萬千險阻。」

部隊登上雞頭關，眼前豁然開朗，漢中平原美景，盡收眼底，褒城縣邑皆在腳下。褒斜棧道至此而終，下山七里，即抵褒城，由此西去六十里為沔縣，南下三十里即漢中府。

第十六混成旅第一團轉進陝南之長途行軍至此宣告結束，歷時十四天。旅部與第三營駐褒城；第一營、第二營（韓復榘在該營七連任排長）、炮兵營及機關槍連駐沔縣。

第二團之兩個營於一九一五年一月開到沔縣，另一營駐鳳翔（寶雞）；騎兵營留駐西安。

漢中地處陝南，北屏秦嶺，南橫大巴山，中間一條漢水滋潤了一片豐腴的平原。秦嶺海拔二千至三千米，阻擋住來自東南太平洋溫暖的氣流，給南坡帶來大量降水，使漢中地區青山綠水，四季如春，一派南國水鄉風韻。對於韓復榘這樣一個地道的北方漢子來說，如同來到異國他鄉。

漢中人的書卷氣也令人稱奇。馮玉祥在自傳裡講：「漢中的農民不論是老是少，每至下田鋤地的時候，必都穿著大褂，或是半新的，或是破舊的，但都是洗得乾乾淨淨，神態很是斯文，好像小學教員一樣。這種風氣，別地從未見過，不知是什麼來歷。」

那個時代的軍人大都是「三國迷」，馮玉祥及其部屬也不例外。劉汝明在其回憶錄中說：「我

們都是熟讀《三國演義》的。」^(註一)這裡的「我們」當然也包括韓復榘。漢中由於歷史的原因，有許多三國時代的名勝古蹟，引起韓的濃厚興趣。

大凡喜歡三國故事的人，沒有不知道定軍山的。定軍山在勉縣城南八里，是三國時期蜀魏交戰之古戰場，山下有一片開闊地，名曰「武侯坪」，還有傳說是老將黃忠刀斬夏侯淵的遺址「斬將橋」。

定軍山西南有「武侯墓」。民間傳說諸葛亮生前修建七十三座墳塋，其中只有一座真墳，而這座真墳就在定軍山下。

定軍山下還有馬超墓。馬超墓前有祠堂，祠前有石碑一通，上書：「漢征西將軍馬公超墓」，係清乾隆四十一年陝西巡撫畢沅所書。祠內另有一碑石，上書：「一世英名基事漢，一遍遺跡痛仇曹」，為馮玉祥所立。

勉縣城西六里有「武侯祠」。舊時全國「武侯祠」比比皆是，目前尚存規模較大的就有九處，而勉縣「武侯祠」是當時後主劉禪下詔修建，比成都「武侯祠」尚早建五十年，號稱「天下第一武侯祠」。馮玉祥一九二八年在南京行營為「武侯祠」手書一聯：「成大事以小心，一生謹慎；仰風流於遺跡，萬古清高。」

以上這些名勝古蹟恰都在韓復榘的駐地勉縣，他忙裡偷閒，常與眾袍澤前往瞻仰遊覽，兼舒

(註一) 《劉汝明回憶錄》，第十三頁，傳記文學出版社，一九七九年三月再版。

懷古之幽思。

馮部到達漢中時，陝軍第二師師長兼陝南鎮守張鈞就在漢中。

張鈞（一八八六—一九六六），字伯英，河南省新安縣人，保定陸軍速成學堂炮科畢業。辛亥革命時，參加陝西光復之役，任東路征討軍大都督。馮玉祥到漢中後與張關係融洽，馮部舉行運動會，張亦派代表前往觀摩。次年馮率部入川，張離開漢中，代之以陳樹藩。一九二七年，馮率部出師北伐，張一度與之密切合作，不久二人反目，馮欲捕殺之，張遂投靠南京，在中原大戰期間協助蔣介石瓦解馮軍，致使吉鴻昌、梁冠英陣前倒戈。

韓復榘在漢中時不過區區一排長，雖見過張鈞，不可能有過多交往。北伐結束後，韓出任河南省政府主席，與張接觸漸多，始結為密友。一九二九年，張應韓之請，赴開封任河南省政府建設廳廳長，一度代理省政府主席。

一九一四年十一月，第十六混成旅駐軍漢中期間，又迎來剛從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一期騎兵科畢業的學生鄭大章和張鉞。保定軍校第一期畢業典禮是於十月二十七日舉行的，袁世凱親自為畢業生頒發證書。鄭大章等三人由陸軍部直接分配到第十六混成旅任見習排長。

鄭大章（一八九二—一九六〇），字彩庭，直隸靜海縣人。西北軍五原誓師後，鄭始終擔任騎兵部隊最高指揮官。鄭是一名英武驍悍的騎兵，每次作戰，都衝鋒在前。一次戰鬥中，鄭從疾馳的戰馬上摔下來，滿口的牙齒皆跌落，馮玉祥自己掏腰包為他鑲了一口金牙，鄭從此有了一個

「大金牙」的綽號。「中原大戰」時，鄭率一千餘騎，夜襲歸德機場，燒毀飛機十二架，險些生擒蔣介石，他又因此而成為名噪一時的新聞人物。韓復榘擔任騎兵團長後，與鄭交往漸多。

張鉞（一八九二—？），字秉虔，直隸獻縣人。張在西北軍，除一度擔任張之江的參謀處長及馮軍兵站總監部參謀長（總監聞成烈）外，長期追隨韓復榘。中原大戰爆發，張繼老同學李樹春之後，擔任韓軍參謀長；韓主魯後，張任省政府委員、參議廳廳長。張是韓的終生摯友之一。

鄭大章與張鉞到褒城第十六混成旅旅部報到後，因該旅騎兵營尚留駐西安，故又轉赴西安。

在西北軍中，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一期畢業生除鄭大章等三人外，還有曹浩森（步科）、門致中（步科）、李樹春（步科）、張樾亭（步科）、李興中（炮科）、王書箋（炮科）、金湯（炮科）和張維藩（輜重）等，這幾位都長期在馮軍擔任各級幕僚長。

西北軍幾員大將，都曾頻繁地更換參謀長，而李樹春自加入馮部之日起，始終給韓復榘當參謀長（張維藩亦長期擔任宋哲元參謀長），直至一九二九年四月五日，蔣介石任李為國民革命軍參謀本部參謀次長（總參謀部副總參謀長）。

中央陸軍第十六混成旅旅長馮玉祥（一九一四年九月）



第十六混成旅騎兵營見習排長鄭大章



第十六混成旅秘書長薛篤弼



第十六混成旅炮兵營一連二排排長孫連仲

